第二卷

人海燈

半月刊

第三四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每逢一日十五日刊行

盡情暴露

大平

說來眞够氣人，天下事物總可批評，惟有佛教是例外的。眼前，在各種刊物報紙上侮辱佛教的，謾解佛教的，惡罵佛教的，眞不知有多少，不曾聽到我們的長老們寫文反駁或是親與辯論，而看到佛教刊物對教內稍作評論時，馬上喊「反了！反了！要得佛法具，除非僧讚僧，這批青年氣浮的人，公開我們的秘密，眞是地獄種子！」阿彌陀佛！誠如所言，我們眞是誤解佛經，已不知造下了許多墮地獄的惡因！

禪和子有句古訓：「油瓶倒了眞要扶」，不然　那會有人指定油瓶是你弄翻了的，好心扶瓶，反落上賠油的惡果，誰是傻瓜，才肯這末幹？於是，什末人都抱定了這宗旨，只要油眞污了我底身，流成太平洋那末泛濫，也得拱手旁觀，閉目養神，這才是遵守古規的孝子賢孫！

我們青年人眞不知死活，既不遵古訓去拼命僧讚僧以死待其佛教復興，而又時常不三下四地刺痛着長老們的瘡疤，還硬着口說這是佛教輿論界的天職，長老們前所未聞，這明明地在掉新花樣，說是批評，誰要你來多管這些閑事？肉麻當有趣，也許有人會這末地躲在角落作冷笑的。

不過，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我們的頭腦不曾被煙酒所沉迷，可讚的，可斥的，總還認得清楚，對于教內情況，認識也還不十分糢糊，大德長老，衞教功深，誠是不隨流合污，專辦自己生死大事的，我們當然恭敬贊仰；假使甘作獅虫，無惡不作，而也要我們奉行僧讚僧的古訓，當我們良心未泯，要做出僧韓愈式的諛墓，或近代某大法師替吃肉抽雅片的師傅作傳歌頌萬千的矯情的做作，那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

我們的長老們！將保持服式的精神來保持佛教原有的光榮吧？油瓶倒眞扶的鄭見到現在可以打消了，要實行僧讚僧呢，可以的，請從你們自身先將可讚之處充份地表現出來，不然，則我們將仍然繼續可讚者讚可斥者斥地幹下去，雖然你們也許認爲我們這盡情暴露的批評是「該死」的。

一九二五，一，一〇。

批評專號目錄

評壇
盡情暴露　大庸
目擊短評　寶忍

理評
五教章中賢首大師的法　窺諭譯
華經觀及其批評
對「關于頭戒」之商榷　智嚴

書評
評佛學實用辭典　寄塵
僧伽護國史略評　通一
中國人各大辭典之片面觀　震華
我對于今後人海燈之意見　張健華
讀葉紹鈞之「詩的泉源」後　西羽

人物評述
釋圓可評傳　黃葉

地方佛教評述
潛海佛教的批評　黃桂苑
湖南的「火把期」　何鐘鳴

詩林
椽子的話　悅西
獻詞　凌雲
佛教新聞　記者
編完以後　編者

目擊短評

㊀歡喜佛之辨法

申報（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第四張）廣告欄，載有共舞台所演紅羊豪俠傳五本預告一段雍和宮之秘密，所謂「歡喜禪」等題，皆能導佛教入於絕境而引起社會人士不良之影像。密宗確有歡喜佛之名，亦有男女擁抱之相。男女表定慧法門，非修法者作男女擁抱而修也。且此法爲密宗最高一步，非其人不傳不受，未可以相而迷義，妄加非議也。吾人所竊於當今佛教團體及有力之个人與夫雍和宮之執事，一面急向共舞台交涉，此後不再演此劇，並令焚毀存書永不再售；一面將此佛像移置寶藏封固供養，不必輕傳此法，以絕世俗之譏謗。未知當事者能行否也!?

評者謹按大權施爲，方便所在，大抵順行逆施相反爲用，如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之見勝熱婆羅門及婆須密女即其例也。則歡喜佛亦有同樣之義意，特塑塗其像，未免太甚耳。或亦爲密宗修此本尊時之所必須耶？茲將入法界品極有興趣之兩文引之如下：——

（一）爾時善財童子……漸次遊行，至伊沙那聚落，見彼勝熱修諸苦行，求一切智。四面火聚，猶如大山，中有刀山高峻無極，登彼山上投身入火。……婆羅門言：善男子！汝今若能上此刀山投身入火聚，諸菩薩行悉得清淨。時善財童作如是念。得人身難，離諸難難，得無難人難，逢善知識難，受如理正教難，得正命難，隨法行難，此豈非魔所使耶？豈非是魔險惡徒黨詐現善知識相，而欲爲我作善根難作善命難，障我修行一切智道，違我令入諸惡道中，欲障我法門障我佛法？作是念時，十千梵王在虛空中作如是言：眞善男子作是念！今此說者得金剛燄三昧光明　發大精進度諸衆生心無退轉。……爾時善財童子，聞如是法，心大歡喜。於婆羅門所發起眞實善知識心，頭頂禮敬唱如是言：我於大智善知識所生不善心，唯願聖者容我悔過！……爾時善財童子即登刀山自投火聚，未至中間即得菩薩善住三昧，悉觸火焰又得菩薩寂靜樂神通三昧。善財白言：甚奇聖者！如是刀山及大火聚我身觸安隱快樂，一時婆羅門告善財言：善男子我惟得此菩薩時盡輪解脫，如諸菩薩摩訶薩大公德燄能燒一切衆生見惑令無有餘必不退轉。無窮盡心，無懈息心，無怯弱心，發如金剛藏那羅延心，疾修諸行無遲緩心，願如風輪普持一切精進大誓皆無退轉。

（二）爾時善對童子……漸次遊行至險難國寶莊嚴城，處處尋覓婆須密多女城中有人不知此女功德智慧，作如是念：今此童子，諸根寂靜，智慧明了，不迷不亂，諦視一尋，無有疲懈，無所取著，目視不瞬，心無所動，甚深

，生於淨想，生於欲想，不應爲此女色所攝！此童子者不行魔行，不入魔境，不沒欲泥，不被魔縛，不應作處已不能作，有何等意而求此女？其中有人先知此女有智慧者，告善財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求尋覓婆須密女，汝已遂得廣大善利！善男子，汝應決定求佛果位，決定一切衆生許所依怙，決定欲拔一切衆生貪愛毒箭，決定欲破一切衆生於女色中所有淨想？善男子，婆須密女於此城內市廛之北自宅中住。……爾時善財童子前詣其所頂禮其足，合掌而住。白言：聖者！我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爲我說。彼卽告言：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名離欲際，隨其欲樂而爲現身：若天見我我爲天女，形貌光明殊勝無比；如是乃至人非人等而見我者我卽爲現人非人女，隨其樂欲皆令得見。若有衆生欲意所纏，來詣我所我爲說法，彼聞法已則離貪欲，得菩薩無著境界三昧。若有衆生暫見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歡喜三昧。若有衆生暫與我語，則離貪欲，得菩薩無礙音聲三昧。若有衆生暫執我手，則離貪欲，得菩薩徧往一切佛刹三昧。若有衆生暫昇我座則離貪欲，得菩薩解脫光明三昧。若有衆生暫觀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寂靜莊嚴三昧。若有衆生見我頻申，則離貪欲，得菩薩摧伏外道三昧。若有衆生抱持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攝一切衆生恒不捨離三昧。若有衆生接我唇吻，則離貪欲，得菩薩慕長一切衆生福德藏三昧。凡有衆生親近於我，一切皆得住離貪際，入菩薩一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善男子：我唯知此離貪際解脫，如諸菩薩摩訶薩成就無邊功德方便智，其藏廣大境界無比，而我云何能說彼功德行！

㈢故都屍變之解剖

申報（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載北平北城地安門外南鑼鼓巷兵馬司二十三號閻玉亭年六十九因發攤而死。日死而夜則號叫如故，演至十三日而未已。且逢人嘘氣則立成瘋狂，公安局隊員圍以武器，仍號嘘不稍懼，以挺直冰骨之死尸，而演活人之事，誠有其故。而公安局且嚴令各方不得以屍變稱，「應以未死之殘餘狀態視之。」新聞家親見其事，謂「值得科學家及醫學界之特殊研究。」此則欲揜之而實彰之。科學家醫學界且不得近其身，即使發表意見，亦不過用幾許科學或醫學名詞連綴成篇而已，其何眞理之可言也？！晚近青年學子偶識得一二科學名詞，人云亦云，而抹殺宇宙間未曾親歷之事。此猶盲眚貢日月之不照，跛者怪坦道之不平也，爰以佛教之解說引而釋之：一，屍變由咒術而起者厲害最甚。藥師經中所謂「咒起尸鬼」是也。其目的在直害仇人。西藏等黑教等外道確有此術，亦極靈驗。四川迄今尙有送尸術，死在異鄉引而歸之，以鑼向導，停去亦惟施術者是聽。此或亦由西藏傳入也。二，由魅鬼等「飛精附入」亦能起尸變，華嚴經所謂「魅鬼所持」，「尸起奔逐」，是也。楞嚴經且能於行者定中施其擾亂，令彼當人失其本心。當其未離身也，咸武之所不能屈，及其厭而去之，弟子與師，俱陷於難。則其飛精入於死屍，以行擾亂，亦猶依草附木而顯異也。三，屍變必起於新死者之身，夏天易壞，一二日後，絕無其事；絕冷期間

，雖數日後，一遇咒術或魅精附入，亦有屍變之虞。蓋咒術非卽能起尸，由咒術所遣之魅鬼等附入而尸起也。當其附入也，必由死者。「引因」之勢力，足能維持尸骨之不壞，而後飛精附入始克行其事也。死者能持之「異熟識」雖去，由魅鬼等之「靈力」所貫注，不離其體，足能維持尸骸於永不變。此由「引因」與異種「業力」，互相爲緣而使之然也。至於制止尸變：一，以咒力而降伏之，如藥師經咒楞嚴經咒等。然咒未持靈者未可嘗試也。二，以定力而抵當之，如舍利弗受大力鬼之掌擊，而不損其身是也。然定力淺者殊不能也。三，以大威德力或大福德力而鎭壓之，如力能扛鼎王直聞名之武將，一懾於威，一怯於正，不能爲害。大福德者或不逢或逢而遠逸業力法爾不能爲害。四，目的已達，或知其不可久留，自動遠而去之。卽由其業力有盡，及餘有力之善業，勢使然也。今故都尸變之奇聞，其家人曾向某土地廟乞靈返卽瘋狂又曾嘯老嫗立行「傘頂」，益可証明爲飛精附入而施其作用也。而制止者必以第四爲最有力。

㈢諾那佛之談話

諾那佛應湘主席何鍵之邀，赴湘主持和平祈禱大會，過漢時對申報(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記者作如下之談話：

佛教有顯宗密宗。大致顯宗持素茹齋，密宗中之紅黃二教則否。實際持齋茹素是道教；佛法只戒殺生，無食肉之規定。蓋吃肉非殺生也。且佛制比邱可食三淨肉：一不見，二不聞，三不疑。故不食肉只是特別禁例，非普通戒條，而學無上密宗者，反以不食肉爲犯戒。

顯宗人人可學，密宗較難。譬如菩提心是土，顯宗是樹，而密宗是樹上的果。

此段談話，明有兩問題：「比邱吃肉與否，二顯密難易。暗有三問題，大小乘吃肉與否。大乘顯宗不吃肉，殆爲通義。如楞嚴楞伽等，皆有聖言可稽。密宗吃肉，以大乘教義衡之，遠則有違大乘顯宗通義，近則乖背楞嚴等密宗典籍。其或因本尊不同，而有葷腥之供，誠屬例外，而謂修法非吃肉不可，殊令人猶豫不解，小乘律儀規定吃淨肉，亦爲大小乘比邱僧所同尊重之聖言量，且提婆達多令其所屬別衆「不吃魚肉，禁爲非法，破佛律儀」，則比邱吃肉，自無可非議。楞嚴經謂沙草不生，故特許之，未可据爲定論，豈牛羊吃沙而長成耶？不可謂其絕無耳。未受菩薩戒之比邱，不可引大乘三歲教量而非其所爲。已受菩薩戒之比邱，亦不可引小乘三藏教量而非其所是。且受持大乘戒律比邱菩薩僧應當持聲聞律儀，律有明文，更不可非非議未受菩薩戒之比邱僧。則吃肉與否自屬大小乘之聖言量問題，非行者吃肉與否之是非問題也。平心論之，吃肉則違大悲平等心，大慈護持衆生心。假定猪一百斤，每日每人一斤，以中國僧俗之茹素者計之最低度一千萬。百人一猪，千人十猪，萬人百猪，十萬人千猪，百萬人萬猪，千萬人十萬猪。日殺十萬生靈，畢生計之，豈忍言哉!?況大地衆生互相啖食正盛之時，而益以行遍全球偉大宗教之開持，則無數衆生更遭塗炭矣!!佛之制吃淨肉，原爲便於托鉢而食之規，沿處乞化，則爲我而殺聞殺見殺疑殺之事，自無容起？中日托鉢早廢伽藍中自開煙火更購肉實欲，不仁甚矣。提婆達多但知引實而別制，不知出權以化人。佛視衆生猶如一子，豈更令食衆生肉耶？舍利弗以淨

天眼觀水中虫，旬日不食，骨立而歸，佛詢其故，特制不得天眼觀水而飲。豈舍利弗之慈悲上超於佛耶？經權之別耳！若君士有世俗之累吃否隨自發心，俱能受三飯五戒（吃肉不在五戒內）或全不全，亦不失佛弟子四衆之一。且大小乘戒中「護持譏嫌戒」最泛，中國內地既有吃素風氣，亦當「爲護衆生心故」，而敬守大乘律儀。否則大小乘俱犯戒也。如此則吃肉與否由聖言量問題，又轉入是非問題矣。已受大乘菩薩戒之比邱而吃肉，則爲絕對犯未受菩薩戒之比邱而吃肉容有聖教量可言，已受大乘菩薩戒未受大乘菩薩戒之比邱，在中國內地風氣而吃肉，皆爲絕對犯。諸那佛謂爲「特別禁例」，蓋已知此義，以道高德重之佛教領袖，在內地更能恪守譏嫌戒，則所化益廣矣。

「密宗較難」，確爲事實問題。非難於教理之深廣過於顯教，特難於不深通顯教而輒事學密耳。密宗爲性相宗之結晶，其致力於行之方法有過於顯教之禪淨律而施行教化之魄力更過之。凡性相宗之趣趣，皆能藉曼荼羅而表出之。性相宗之行果皆能藉二密而親証之。顯教多致力於教理，密宗多致力於行果。不遵教理而趣行果，不入魔道也鮮矣。顯教之止觀方法豈異於密宗之三密耶？倚輕倚重，根鈍根利之別耳，故由解而行密宗非難，行而不解斯爲難耳，普通之灌頂非即爲學密加傳六字大明咒等，亦直等於淨宗之勸人念阿彌陀佛耳。故密宗之難處仍難於顯教也，菩提心爲諸大乘宗之所共依，亦猶樹果皆基於土也。希其取果於地而忘其引地以致果之樹身，其果不亦等於空花乎？

給「批評專號」作「補白」

想一個朋友這麼說：

許多作家，並不一定靠「一隻廢手」吃飯。

也從未用筆刻劃自己底「名」與「像」，攔住向衆人叫賣，兜售，企圖衆人喝采替他煊煌地貼上一道金。

更未敢邪惡地「利用文藝」這玩意兒，替他撈取一些什麼旁的東西！

× × ×

又說：

他們發現了社會底矛盾，他們情感火一般地强烈燃燒起來了。

他們把握了時代底動向，窒礙得不能不用生命吶喊！用血塗寫！

× × ×

又說：

他們放肆地刻毒地譏侮佛教，毀擊佛教；這也並不是偶然的。他們曾經用「嚴肅地態度」，對「佛殺盡個底內容」，加以「精確之檢討」呀！

偷摸旁人唾棄的涎沫，硬又拿來飾潤到自己底臉上；對象底影子都沒抓住，就橫弄金箍棒翻空心勿斗，這就是「歪曲」，是「虛玄」，是「哄騙大衆的西洋鏡」！尊重自己底作家，他又怎麼肯這樣過度地來作賤自己，糟塌自己哩！

× × ×

我說：

朋友！有了！你底話未免太諷刺了？

他說：

眞的哩！你又不是沒有眼睛，你看站在「時代尖站上」底作家，幾個不是這麼鐵鉾鉾地漢子！

朋友底音聲雖說有些咽住了，但是浮動在他臉龐上底一絲笑容卻還像沒有收起。

藥師佛誕日。

五教章中賢首大師的法華經觀及其批評

（戶頃重基）　親諦譯

一，五教章的組織一般和法華經

五教章一部的章文，全分共有三卷，其組織次第，分爲（一）建立一乘門，（二）教義攝益門（三）叙古今立教門，（四）分教開宗門（五）乘教開合門，（六）教起前後門，（七）決擇其意門，（八）施設異相門，（九）義理分齊門，（十）所詮差別門等十門。此十門中，各各仍有種種的詳細分類，因太繁瑣，暫畧不述。

在闡明乘觀的發展過程中的佛教教理史上的一大問題，解釋極其曲妙精緻者，此以賢首教學的思維法爲最超上。就中，關於一乘觀，即分類爲同別二教。即是依華嚴經樹立其不同三乘的超越一乘的別教一乘，依法華經樹立其應同三乘的開會一乘的同教一乘。於茲吾人以爲如此的判教安置，雖難免多少曖昧之點，但是，若以此與智者大師的一乘觀相比，即能顯明的見出賢首的進步。說明此同別教判的特點，即是彼等第二「建立一乘門」的精義。

在此第一門的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各與三乘教的對破和建立中，論述以上三者的教義和資格，以及說明此教所被之對象，此即第二「教義攝益門」。法華最初以三乘教被界內之機，使得超出三界之益，最後以一乘教被界外之機，使彼復得出出世的大益。簡言之，此門即是說明教三義一的同教的法華經，並論述其攝益的分齊。五教章中賢首的當面目的，即是確立華嚴一宗的判教組織。賢首說明和所依諸先論師的判教的方法，即是（一）菩提流支的一音教，（二）慧誕的漸頓二判教，（三）光統的頓漸圓的三判教，（四）大衍的四宗判，（五）謯身的五教判，（六）耆闍的六教判，（七）天台的四教判，（八）敏師的二教判，（九）光宅的二教判，（十）畧叙乞塵的三法輪判；這即是第三「叙古今立教門」。在此一門之中，最值吾人所應可注意者，即是對於判教的「歷代明賢」咸皆承認其所謂「聖說差異，各宜其宜」的存在的價值。我想，這就是大師對於法華經觀的寬裕的地方，乃至受其重要的影響者也就在此。

賢首的判教觀，若從其能詮之教而言，即將全佛教分爲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大乘頓教，大乘圓教的五教的分類。若從其所詮之理而言，即將歷史佛教的義學體系，分爲我法俱有，法有我無，法無去來，現通假實，俗妄眞實，諸法但名，一切皆空，眞德不空，相想俱絕，圓明具德等十宗的分類。於茲！賢首將於華嚴別教一乘的能詮之教，即名爲大乘圓教；對於所詮的一乘眞實之理即名爲圓融具德，表示其究竟的價值，此即第四「分教開宗門」的要旨。然而，吾人對此稍有遺憾者，前者第一門的同別二教判，對於法華經的教的地位，的確有顯明的指示和說明；可是，這第四的分教開宗門，則將此幾乎全部列入了曖昧之鄉。我想賢首大師，依法華聖典爲自宗判教的重要基本，這決非偶然的蔑視。不能不說是腹中藏劍的勾當了？—此如其晚年著作的「

嚴華經探玄記，」即將法華經判入了五教中的大乘終教，此即實際的明證之一。

賢首除此平面組織的分教開宗門之外，復又從立體的解剖而更構成第五「乘教開合門」。於此，賢首對於一乘，三乘，小乘，已有詳細的區分和類別，對於法華經即判爲始終俱同，旁旁形成了判教的鵠的，但是，表面上依然避去了積極的批判的嫌疑。

對於論述一乘，三乘，小乘的教法的前後，即分爲「稱法本教」和「逐機末教」的本末二教的教判，此即第六「教起前後門」的要旨。賢首依判教的機因，即主張華嚴爲稱法本教，而名爲別教一乘；反之，即立說法華爲同教一乘而與別教一乘爲同時異處列入了末教之中。考此所謂同教者，即以此代名詞顯示法華爲逐機末教，這亦免終使吾人稍生躊躇之感，然而，如以法華經爲逐機末教，若從第二門的教義攝益門的立場推考之，此恐從其能詮之教而判釋其位置；若再從所詮之義分而言，恐怕賢首的內意，亦有意欲立法華經爲稱法本教吧？——本章關於本末二教判，因篇幅所限，不能詳明——總之，從此一章的章旨，即能見出賢首對於法華經的敬遠的態度了。

第七「抉擇前後意門」，此門若以一乘，三乘，小乘等各教法的對象爲機因，即有十種的心理的分析；若以法華經的對象爲機因，即有所謂三乘之機因不定，或有廻三入一和會三歸一的可能性，「衆生於此三乘法之根不定故，即不能進入別教一乘，堪受大法，……如會三歸一」等，此即抉擇其同別二教判的前後之意。

第八「施設異相門」。賢首於別教一乘和三乘之異相中，約客分爲時異，處異，主異，衆異，所依異，說異，位異，行異，法門異，事異等十種差別。在此十異門中，第二之處異門，賢首於三乘終教中立說一乘同教的與同，而以別教一乘判別爲異相。此與第六「本末二教判」的極其敬遠的態度相酷似的。

以上自第一建立一乘門乃至第八施設異相門的八門，皆係五教章中上卷之所明，此外，第九義理分齊門中卷所明，第十所詮差別門下卷所明。考此後二門之大旨，實爲構成五教章哲學的核心，不過，賢首的法華經觀，大體由上卷八門即可窺得，故後二門的考察今免述之。又，上卷的八門之中，亦只有第一建立一乘門所明的同別二教判中和法華互有相生之關係而已。

二，同別二教判與法華經

華嚴哲學判教論的同別二教判，其重要的思想統係，即在智儼的「孔目章四卷融會章」，道素爲學者公認爲分齊之所，但是，其義趣的詳細判明和發揮，實在賢首五教章中。現時，根據賢首以華嚴經爲別教一乘，以法華經爲同教一乘的理由，略作批評於下：

天台學的圓教大旨，約客可以從其約教約部的兩邊說明，約教邊說者，即有「今圓，昔圓，圓體無殊」之別，其分齊亦有藏，通，別，三教的分與差別，不過，關於一乘的名義，只限於法華一經而言，餘則絕對不能分別之。簡單的說一句，一乘教即法華經，法華經即一乘教。所以天台學對於一乘義，即沒有何等的分析。天台學對於一乘和三乘的關係，基礎於諸法實相觀和開會思想，可從其兩者必然的關聯中

說明辯証的一者，但是，對於一乘觀的解體及其構造，却不能算做完璧了。所以智者大師滅後，便被風靡支那全佛教學界的玄奘法師所鼓吹的慈恩的三乘眞實一乘方便義的新譯佛教的教師所抑壓，而多分現其難色。當時因欲彌補如斯不備的教旨，又欲標榜一乘眞實義的華嚴宗的賢首大師，一方面高揚同別二教的義趣，一方面又與絕相一乘（頓教）佛性平等一乘（終教）密意一乘（始教）等相並論，於是才稍稍振拔了天台教學的難色，這時，才又確立其仍然一乘觀的意義，這可說爲乘觀發達史上的一大偉觀。但是，賢首的一乘觀的哲學地盤的確立，若依上面所言，則彼決定依於天台學爲其基礎了。所以無論賢首對於新譯家是如何的調弾及其一乘主義的各點，但是，彼等受其天台教學的很大的影響和色彩，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了。若從賢首的一乘主義觀的上說，如彼對於三乘家所用的手段，可說是以敵擊敵，即是以天台家的教義復向天台家的裂鋒處擊來。——一乘觀，圓教觀，皆爲賢首之重心。——此如賢首說明同別二教判的一乘觀的根據，即從法華經譬喩品的「大白牛車」求之。轉用三車——羊車、鹿車，牛車——外別立大白牛車的意義，表理和證明華嚴大經的事實。如云「別教一乘、別彼三乘，如法華經中宅內所指門外三車，引誘諸子得出者，即是三乘教義，界外露地授以大白牛車者，即是一乘教義」。又，「露地牛車者，是自分之教義。所謂十十無盡主體具足者，如華嚴經說。此當別教一乘」。由此看來，賢首所論證的三乘教外一乘教的必然存在的理由的根據經典，既是以法華經的大白牛車義喩當華嚴別教一乘，事實上多分含有「我田引水」之憾？所以吾人於五教章中讀取賢首的法華經觀的場合時，對於賢首果敢的以法華經大白牛車義轉用於華嚴的非常無理和獨斷的事實，這爲吾人不可不注意的一點。至論述一乘和三乘差別的場合時，復又巧便利用譬喩品外孀累品的誡付囑文，有益於華嚴大經判教位置的手腕。這不但限於賢首一人，可說已成爲教相學者的常習。例如，日蓮上人，從其權教之一的大集經的佛教史觀爲立脚點，而論定法華經於末法出現的史的必然性。又如親鸞上人，轉用法華經壽量品的久遠常住義，而主張所謂久遠實成的彌陀。——這也是通常的一例。

然而，賢首如以大白牛車義肯定爲絕對的華嚴別教一乘，這確是間接的充分允許法華經與其分齊。否則，即如以下的「以臨門三車開方便之教，界外別授大白牛車示眞實義。此當同教一乘，如法華經說。」不過，賢首何故以法華經的譬喩品而解釋華嚴大經的教義？推究此等必然的理由和客觀的論證，我想，這立說未免極其曖昧了吧？至關於文獻說明的程度，五教章中，建立一乘門，僅有以「七寶大車，其數無量，……」等經文証用之，但此亦不過於一乘無盡教義相照反顯而已。回顧賢首判教的資格，仍舊實行其法華經於三乘中以應同和共同名爲同教一乘，以三乘不雜純粹一乘的華嚴經爲別教一乘一向區別的卓見。終於立說法華經哲學的根心，乃爲開會思想。進言之，於此開會觀中，對於實在存在的價值而有觀想的肯定，即是依其本然的烏哀崽憑斯眞實義的現實存在，必然有實踐的還元辯證法的否定行動的意義。所以此種開會的含義，即有開會之物和開會物的對象。換言之，有能開會者，必然的有所開會的像想，即是在此開會之中

不可不有開會的豫想的目的。勿論這種對立，是形式論理上的對立，乃至含有辯證法的矛盾的關係的對立，而此法華經的開會思想，吾人應可注意者，即在對立的豫想。賢首，稱法華經爲三一和合的同教，豫想其三乘和一乘的和合場合。若說法華經爲會三歸一的開會，那末，則此開會三乘的作用者，於中必然的各有三乘的內在，然在此內在的可能中，亦不可不像想其先行的超越的事物。易言之，若爲三乘內在的事物，各能於三乘隱同者，則此枝末三乘的根本一乘的止揚和遮照，即失去積極的力用。所以法華經「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認爲是超三乘—形式與三乘沒有隔離的意味—的一乘，總之，法華經的思想的根本立場，是從超越一乘觀而至開會一乘觀，即是示其三乘和一乘內在不二的必然的關聯。我想，這才是賢首將法華經決定判爲同教一乘眞正的意義。

超越和內在的問題，這是五教章的認識論，此於他處再作討論；現時，不過將此同別二判教和法華經的關聯，畧述其輪廓而已。

最後，關於五教章中賢首的同別二判教，概括的敘述其所謂法華經觀的缺點。即是，追求賢首判教直接的文據的法華經的結果，賢首對於法華經的態度往往缺其明瞭性。此如賢首後年的「華嚴經探玄記」即判華嚴爲「根本一乘教」，判法華，涅槃，爲「破異一一乘教」；或又將此攝歸於大乘終教之中。—此即賢首判教不明瞭的實例之一—明顯的說一句，即是賢首有時判法華爲同教一乘，有時判法華爲大乘終教，或極其極度的立于最高的地位，即立說與別教一乘俱有不即不離的關係。由是觀來，賢首所持的判教的態度，的確缺少其前後一貫的考慮性。我想，這種或者是當時的教學思想，或是賢首自身的學風的性格寬裕性所致吧？總之，賢首的法華經觀，誰都不能否認其曖昧的過咎吧？

補充賢首不足的思想，而復闡明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的關聯者，此即華嚴四祖澄觀的「演義鈔」。如云「華嚴未曾不攝於末，以法華攝末歸本，以華嚴爲歸故。」此即顯明的使其同別二教判的地位釋然。但是，大體上澄觀的華嚴法華的判釋，以三論嘉祥大師的般若爲「枝末法輪」以法華爲「攝末歸本」，以華嚴爲「根本法輪」等等的立說，則却不如賢首以上的闡明眞確而且徹底。又，和朝的凝然，對於同別二教思想內面的關聯，在其述作的「華嚴法界義鏡」之中，解說更爲明白。如云：「華嚴之中，亦有同教，使漸入者，悟解易故。但唯是稱性，不是對機。法華之中，亦有別教，是同教者，所入處故。但唯是對機，不是稱性。然約其所司，則華嚴是別教，法華是同教，此爲兩教之差別。」又，「法華是同教之本，亦兼攝別教，約所入故。華嚴是別教之本，亦兼攝同教，約該攝故。率爾言者，即分爲二門，華嚴是別教，法華是同教」等云。

三、小　結

要者，賢首的法華經觀，同別二教判，權實判，五教十宗判，本末二教判等，我想，這都是故意忌避其鮮明的意見，——其理由如前述——所以自從賢首滅後的支那及日本的華嚴學者，對於法華，華嚴，教相學的關聯，重疊反復的次第議論。但是，推究此論議程度無論煩雜至如何地步，而其同別二教內面本質的關聯，則終不能分離而獨立。

兎如以上所舉，凝然的「華嚴法界義鏡」的一文、卽可知悉。卽是，華嚴學的法華經觀，究竟是和華嚴同一觀方；所以華嚴法華無論誰爲依經時，若宗派，或學派，乃至教界得其思想的勢力時，內容皆是無須兩者的並立(如甲一時爲乙吞併等事。)這是推究其消長的過程中必然如是的歸趣。華嚴學派，支那於賢首滅後，由澄觀，宗密等極力的發展。日本，至奈良朝時，卽獲得其空前的勢力，一面，以巧妙的華嚴思想籠絡山外學派的法華思想，一面，更又以華嚴學專無礙法界觀和關聯，綜合密教的事相教義，所以表面上日本的天台法華思想於平安朝時極其流行，實則，不過是以華嚴學的思想，從其天台或眞言表現奇觀而已。否則，雖然卓計否認華嚴學存在的理由，但是確受此等異常的影響，乃至改變其原型思想的態度等。不過，若再從另一方面而言，法華教學思想雖然得其豐富，可是，若希冀保證其實踐的宗教發展的條件，則此幾乎全無。最甚者，如華嚴大經的思想，若想隔離實踐的宗教和超越者最易，同時，經典又最爲廣汎龐雜，纏曲，對於讚仰的對象，終沒有適合和充分的理由，結局，華嚴學派，遂消失其宗教的勢力了。日本佛教教學史上，華嚴學派，自奈良朝以後，所以失墜其昔日的勢力，此等雖有諸種原因；但是，如上所述的一種，我想，確爲諸緣因中最爲有力的原因之一。退一步說，同別二教判致命的弱點，這也是華嚴宗內部的衰因之一。

以上，以同別二教判爲中心，概說賢首的法嚴思想，同時，亦稍述及華嚴宗若干的衰因。賢首除了關於法華經觀以外，其他還有三乘觀，二乘觀，圓教觀，及佛身，佛土論等諸問題，著者以爲皆有敘說的必要；但是，現時因爲已經超過固定的紙數範圍以外，事實上已沒有餘暇再述其他的諸問題了。故本文至此，暫擱筆墨，再待他日續述吧。

——本章已被收錄於「大正大藏經第四十五卷」「佛教大系」「昭和新纂國譯大藏經宗典部第十七卷」——

二四年，一月一日譯於嵓院。

海潮音

第十六卷　第一號

十五週年紀念號

要目預告

十五年來本刊之貢獻
十五年來中國佛教之動向
十五年來佛教思想之趨勢
十五年來僧事之檢討
十五年來教雛之回顧
十五年來之僧教育
十五年來僧教育之反省
十五年來之整理僧伽制度運動
十五年來世界佛教之曙光
十五年來之居士界
十五年來之佛教出版界
十五年來出家生活之自覺

發行：武昌千家街佛學院內

篇目不及備載　本號特大號零售五角　預定全年者不加

(全年十二大冊國內二元三角)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研究道學

月出一冊　全年連郵五角　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二郵二分卽寄

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善堂書局

揚善半月刊社啓

對關于誦戒之商榷

（原文載本刊第十四期化莊法師著）　智嚴

「五分法身以戒爲依，三無漏學以戒爲首；無一如來不具戒體，無一菩薩不修戒度，無一經典不讚戒法，無一聖賢不嚴持戒行！」藕益大師早已鐵般的圈定；稍有智者當能了解，凡欲成佛道者，爲僧伽者，皆須嚴持戒律；決無可躲閃處！此理化莊師久已洞悉，在其原文可見。於此，余深敬莊師之正見，而心佩不已！唯在後段文中立論似有商榷處，莊師慈悲，諒能許余抒一得之愚而賜教也！

莊師因爲誦者自誦，犯者自犯，和誦戒時無誠心，以及學僧時代什之八九是「乘急戒緩」的之故，遂有「照我的主見不如把這誦戒的規矩完全推翻它還比較好得多」，「把這兩個多鐘頭時間用在看經或讀文寫字上，還比較來得切實有益」的結論。

這，似容討究：有了誦戒時的覺照，有了誦戒時的嚴重，依舊不能稍斂其劣迹和妄動；則在平時，其狂暴縱弛更加不能遏抑了！但，我們不能因爲幾個「不能」，遂貿然根本推翻；正和國家不能因爲法律有時——貪官汚吏時——不能保障人權，遂打倒法律；及有時僧伽受生理性慾的衝動而有出軌行爲遂廢任有破戒一樣的道理。我們見道不對的地方，以謀改良則可；根本摧翻，實有因噎廢食之譏！同詩學僧時代「乘急戒緩」之說　係莊師創說，實欠允當。溈山大師道：「毗尼法席尚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吾人既受戒已，則戒體在身，如護母尸，小之盡形壽，大之盡家來，堅持不捨；容有緩時？至于以誦戒之時間移作看經寫字讀文，余恐更加大夢其周公，或嘻天哈地也！縱如所論，但不學戒而多文多聞，亦祇文字障上加障，毒藥瓶裏添藥而已！總之，莊師不勉實各人自身之縱心放意，而借誦戒無益，誠似欠妥！

莊師又謂宜分出講寺，禪寺，淨寺的界限；至于開期和誦戒最好都劃遵律寺而行，是最切它不過的。這，把戒律和禪淨講等各成一系，似乎說禪淨講無須戒律，戒律也無須禪淨講而各自用功之意。這，把戒定慧三學如鼎三足之義已失，又與上段引証諸師之說相違！

余意律爲根本，學淨學禪學教皆非具足律不可；律決不可離，禪教以別立，禪教亦不可無戒律以爲基，是爲至要！既爲佛子，當持佛戒，無可諱言！萬勿作「則在他們誦戒者。非但只能養成最正雅的高尚人格；且在這暮氣沉沉地佛教前途亦或有一線之曙光可得」的旁觀者的風涼話；此望莊師注意而愼重？

戒律肇自遠古，更因西方東土之相殊；延至今日，自有重新估定之需要，唯必須引經証論，遵佛教之原理在可能的範圍內措施爲妥！所謂「因時，因地，因事制宜，」佛陀已留吾人改良之餘地矣。吾有志護持佛法之青年，其注意改良以臻完善實爲至要！然在未有確定之前，愼勿斷然抹煞一切爲要！余不揣自陋，莊師當能諒余而見教！余謹祝曰：——佛陀萬歲！戒律萬歲！！

八，十四。智嚴于開封律儀院。

評實用佛學辭典

上海佛學書局出版定價大洋五元

寄塵

佛教出版界，屬于數典派的則有南京支那內學院，屬于唯新派的則有武昌佛學院；北平三時學會近年來的努力，其刊出的孤本及其新的著作，亦屬洋洋大觀後起之秀也！餘如國內的刻經處或佛經流通處等，大半取巧翻印，校對不精，魚魯莫辨，亥豕百出，誠爲治學者的障道因緣，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上海佛學書局應時世的要求，出現于世，固非偶然！而其所刊行的書籍等，有價值的，雖屬衆多，所揀不精，亦復不少！這大概，是：當事人的手腕太圓滑了，致招此太濫的結果吧!?實用佛學辭典，就是犯了這種太濫的毛病。

現在，且把醫學書局出版的佛學大辭典（卐字符號）與佛學書局出版的實用佛學辭典（十字符號）來對照比較如下：——

一 喻

卐，一人作虛（雜語）公案名。一人吐虛言，則萬人相傳爲實也。空谷集云：「有僧問興化存奘，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云：一人作虛，萬人傳實。」謂佛祖之大道　爲非言句思量所可及，一涉文字葛藤，則忽失眞也。

十，一人作虛（雜語）公案名。一人吐虛言，則萬人相傳爲實也。空谷集云：「有僧問興化存奘，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云，一人作虛，萬人傳實。」

他把下面的謂佛祖之大道等的四句刪去，至爲可惜！

卐，一大車（譬喻）以一大車譬法華之妙，又云大白牛車。法華經譬喻品曰：「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舍利弗，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見火宅條下火宅喻。

十，一大車（譬喻）以一大車譬法華之妙法，又云大白牛車。見法華經譬喻品，及火宅條下火宅喻。

他把中間的是時長者……一段的引文完全刪去，眞是語焉而不詳，又何需事此辭典呢！

卐，一弓（雜語）尺度之量，言如弓之長也。鶴林玉露九曰：「荆公詩云：臥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俱舍論十二曰：「二十四指，橫布爲肘，竪積四肘爲弓。」頌疏六曰：「一肘有一尺八寸，一弓有七尺二寸。」

十，一弓（雜語）尺度之量，言如弓之長也。俱舍論十二曰：「二十四指，橫布爲肘，竪積四肘爲弓。」頌疏六曰：「一肘有一尺八寸，一弓有七尺二寸。」

他把上面的鶴林玉露所引的荆公詩的故事刪去，誠所謂劃虎不成，反類犬也！

二 會

卐，二入（名數）一理入，衆生深信本具之理性，於理無所疑，謂之理入。二行入，依理起行，依行入理，謂之行入也。金剛三昧經上曰：達磨所說有理行二入。夫入道多途

，要不出二種：一理入，二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俱爲客塵妄想所覆　不能顯了；若捨妄歸眞，則聖凡等一，與理冥符而無分別，寂然無爲，名曰理入。行入則有四者：一報寃行，凡修道之人　若受寃苦之時，當念我往昔劫中，捨本逐末　流浪諸有　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之果熟　甘心忍受，都無寃訴，此心生時，與理相應。是體進道，故名報寃行。二隨緣行，衆生苦我，皆業緣轉，苦樂齊受，苦受勝報榮譽之事，皆緣過去宿因之所感，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不增動。八風不動，冥順於道　謂之隨緣。三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求，名之爲求，智者悟眞，安心無爲，萬有皆空，無所希求，是眞無求，順道而行，故謂之無所求行。四稱法行　性淨之理，名之爲法，法體無慳貪，順之而行檀，乃至法體明朗而無痴闇，順之而行波若，如是稱法而行六度，名爲稱法行。見少室六門第二門二種入。

十，二入　（名數）　金剛三昧經上曰：「夫入道多途，要不出二種：一理入，二行入。」

他把上面的所引少室六門第三門的二種入的釋文完全刪去，至爲不便！殊不知研究佛學的人們，爲節省時間的關係，故購置佛學辭典，以備不時之需，今如此的簡略，誠有不如無也。

三畫

卄，三七日思惟　（故事）　佛成道後三七日間，觀樹經行，思惟如何說妙法化度衆生也。法華經方便品曰：「我始坐道場，觀樹亦經行；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衆生諸根鈍，著樂痴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

十，三七日思惟　（故事）　佛成後三七日間，觀樹經行，思惟如何說妙法化度衆生也。出法華經方便品。

他把上面的十句有詩意的偈刪去了，可惜得很！

卄·三分別　（術語）　一自性分別，對于六識現在之六境，而自性了別自境者。二計度分別，意識之散慧於不現前之事，較量度者。三念分別，若散，若定之意識，對已經之六塵而追念者。眼等之五識有唯一之自性分別，而意識具三。俱舍論二曰：「分別略有三種，一自性分別，二計度分別，三隨念分別。」

十，三分別　（術語）　唯一意識有三種分別也。俱舍論二曰：「分別略有三種，一自性分別，二計度分別，三隨念分別。」

他把上面所有的非常詳細的解釋，都刪去了，不知何故？

够了！如上面所舉的，在實用佛學辭典中，是舉不勝舉的，現在，且把他的缺點和我的意見，略揭如下：

1.需要佛學辭典的，大半屬于初學的人們，今實用佛學辭典，除取巧翻印外(？)把原有很要的解釋和眞義盲然刪去，對于初學的人們，是不適用的，而對于宿學的人們，亦不便用呢！

2.實用佛學辭典，裝訂太笨了！既不便于翻閱，更不便于携帶，且如此的一巨冊，而用粗而且劣的紙張封面，尤易損壞，更屬不當！

3. 能將佛學大辭與原有的材料完全收入，更旁搜其餘的新的名辭，編一完整實用佛學辭典，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丁種辭源大小與厚薄，分爲上下冊，或分爲一二三四冊，似爲妥當！

4. 如以引證太多，嫌佔篇幅，亦應聘請佛學通家的大德沙門指導剪裁，庶免鬧出認賊作父的笑話。

5. 無論初學宿學或收藏家，凡欲治佛學者的人們，舊學書局出版的佛學大辭典，是不可以不備的？因爲目今國內佛教出版界，尚無一完善的實用佛學辭典。出而問世也。

一九三四，一二，三一，寫于嶺東佛學院。

「僧伽護國史畧」評

通一

僧伽護國史集稿之初，作者即曾向我說過，在排印中，我在申報春秋欄中見到一則紀載清朝大汕翁的文章，當時我以爲這條狠重要，作者容或沒有注意到，隨剪了寄去，可惜已來不及插入，這是作者也認爲狠遺憾的，護國史出版，作者惠來數冊，並附有一信，茲節要錄下：

「護國史已向世，近日披閱一過，自覺瑜不掩瑕，尤其唐宋諸師，次序未能詳加考訂，至有先後倒置之病。至于材料方面，又未能盡量搜羅，掛一漏萬，自所難免，此種原因：固由于腹貧所致，而時間未能放長，亦一病源也。客歲十日起稿，冬日擱筆，臘月附郵，此實非治考據學者之應有態度，諸如大汕一案，于本書實佔重要地位，竟付缺如，誠爲一大憾事！殆謂與此分量相等之材料，正不知多少，惟一時不易發易耳。曼殊集中，祇受幽光所載祖心一段，燕子龕隨筆未加詳閱，嗣後望師代爲注意，如有此類材料，隨時抄寄，以補前憾。弟處已繼續發現十九條，俱有栢當價值。慧鋒法師穩健自處，半條不肯旁助，故此本獨脚戲，已覺演得吃力，我兄閱後，自可知也。」

關于僧伽護國的史料，在在都有，這本書里當然不會完全搜盡，這中間如佛圖澄一條，我以爲太嫌簡單，因爲佛圖澄和石勒還不怎樣密切，和石勒的兒子石虎，倒比較有可記述之處，

「晉軍出淮泗，龍北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向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八命盡更雞身，後王普地，今王爲主，豈非福耶？彊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謂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遠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事佛當在體踐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于兇愚無頼，非化所遷，有罪不得殺，有惡不得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睢，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慾興慈，廣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

其示寂之前，又謂虎曰：「今意未忘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怯，具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無福佑，若降心易慮，思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頓，畢命就盡，沒無遺憾」。（法苑珠林）

這一段我認爲比較重要，應該珍重引出，光說「大和尚知汝」那似乎不够的。以下就我所見的再舉出條來。

理宗淳祐三年，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字晉卿，仕元，軍國大計一取決之，元得平定中原者，材之力也。材學無不窺，尤傾心禪理，嘗從萬松禪師得道，稱湛然居士，其後居重職，日接萬務，精神淡泊如居山中。（佛教史）

天監五年，盛旱，牢祭備至，而求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之治，若不啓白于官應得鞭杖，願于光華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雨，又云：須一盆水，加刀于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

漢沙門曇蓋姿華人也。眞確有苦行，持鉢振錫。取給四輩，……義興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焦枯，祈祭山川，累旬無應，毅（衞將軍劉毅）清設齋，蓋亦在焉……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才及釋軸，洪雨滂沱。

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以符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縣，以禱咒祝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咸嘆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

晉佛圖澄博術絕古，道藝超羣，建武年大旱，令澄自乞，即有白龍二頭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祈禱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應不須相見。跋陀曰：那懃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望北湖釣台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咒，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親見慈旁，觀施相續。

唐空藏至玉泉寺時，泉竭苗枯，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天雨滂沱，道俗驚嗟不已。（以上均見法苑珠林）

明年光宗生，清尋遁入東海之牢山，牢山者，華嚴經所謂那羅延窟也。結茅山南而居之　太后聞，遣中使再徵不起，賜三千金以造寺，復固辭，中使不敢復命，清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聖慈于饑民，不亦善乎？中使善乎？中使從之持賑籍還報，太后感歎，命頒藏經一部仍率諸眷屬輸金造寺。（慈山）

清阿王老藏，燕京西山之喇嘛姓賈氏，……自涪至山（五台山）乳竇重流，刑條復茂，損食減衣，以施貧乏，……嘗以歲旱，露跣禱祈甘雨應時而降，萬衆交忭。

園照大師（壁峯）……師北遊，至五台棲靈鷲庵，檀信爭奉，逢歲儉，檀信恐其餓，所施益多，師恐民餓，止而不受，施者不解，師遁去乃息，歲旱，元帝詔祈雨，師入城，大雨千里。帝贈千金，師不受，帝益敬。（以上清涼山誌）

以上數條，僅就我手頭所存的書上抄下的，其他如圖可一條，也很簡多，本期盡有黃葉先生一文，可供作者參考。

作者曾經說十月起草，冬月擱筆，臘月付郵，自己也嫌草率。最近來信說：又續得若干補充材料，茲先將人名代抄于下：——

梁智順　唐智顯道平　宋淨端正覺淨眞道悟智緣妙普眞寶，元性澄志德　明克新妙諦靈山　清際眞見月洪儲大汕

護國史出版才一年，便陸續發見了這許多新的材料，雖作者自己說過「時間未能放長非治考據學者應有之態度」的客氣話，老實說一兩個月便出版一種關于史實的書，也實有點太輕視其事。

其次，該談到本書編制方面的事了。

本書第三僧伽的施設之下，分爲變亂時與寧靜時兩種，其實一部僧伽護國史又何嘗離開這兩類？所以在標目上我以爲就以此兩者爲總綱也得，將第四僧伽護國的史實之中的事實，分別其性質歸入這兩類中去亦未嘗不可，這樣，既可免却時代前後次序的次序的排列，而亦比較現在的編制要醒目些。（以現在所分而言，殊有前後顚倒重複之嫌，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許多人都作如此說法呢。）反過來　以第四僧伽護國的史實爲總綱也好，那末，將寧靜時變亂時中所列舉的各項，分別其朝代歸併第四史實不也好麼？這也許是我個人的偏見，能由我底偏見，引起作者對本書編制方面的注意，那倒也是件很好的事。

在排印上，我也有點小意見提出，也許可供再版時之參考的。

我說一本書無論其內容價值怎樣高，假使排印太不美觀，甚至會使少讀者若干興趣的，本書雖不能用做宋活體字印，也當用五號鉛字印，紙張粗劣，再加上四號字印出，眞是不雅不經濟，這本是書局方面的搗鬼，怪不得作者，希望作者于再版時加以注意罷了。

作者開始寫這部東西時，我並不知道，不然，我定勸他改變方針寫一部「歷代護國僧伽史傳」，因爲本書所列舉的人，祇是輕描淡寫在護國方面講了幾句，這與讀者的印象似乎太淺，如能就各人的思想，生平，行爲，護國史實，作史傳之記述，則當比較親切有味，另外，我曾讀過高僧傳，有許多委實令我們贊仰不置，然我總不放心件件是實，說來也許罪過，例如近代某大法師替他的吃肉抽大煙的師傅作傳，說得天上天下無有其二的樣子，在江蘇方面，知道此事的人狠多，以今証昔，當不會完全不同的吧？

所以，寫一部關于歷代僧伽護國史實的書，我以爲除了佛教本身史書以外，仍應參考各朝私家（在家人）的著述，這樣愼重從事，既一刷賣瓜喊瓜甜和前人故事誇張之嫌外，而又使讀者加了一重信仰心，（兩重證據）這樣不更好嗎？

佛教離不了人類，當人類還沒有除去國家觀念時，則僧伽護國的史實必同時續演，但請注意，佛教又決不是絕對的國家主義者，（關于這問題，望讀本書的人要能體會到。）不然，那就是汚辱佛教！

最後，我希望讀這本書的人注意下列幾點：——

1要記讀了作者所說的話，就是眞認爲僧伽護國史實僅

此一點。

2要同時發願做現代的護國僧伽。（此係對僧伽讀者而言。）

3要同時發願捕除現代麻木不仁不知國家為何物的僧伽。

末了，這不能算是對本會的批評，只是一點讀後感而已。

——附注：本書由上海滬州佛學書局出版，定價大洋二角，可函購閱之。

一九三四，一二，卅，夜續寫完成。

作者續得各種材料，宜即在佛教刊物上發表，因為佛教讀物讀者的購買力太薄弱，要叫每個讀者將來都買再版本，委實是件罪過，為一般聽讀者打算，我先向作者提出這要求，雖然也有許多人聽為兩金錢不是一件什末大事。

作者又識

中國人名大辭典之片面觀

震華

中國人名大辭典，民國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印行，至二十二年七月，已出第三版。此書編纂二十餘人，歷時六載，方克蔵事。內容羅致宏富，考正甚嚴，始自上古，迄於清季，凡經史志乘，以至金石文字，所載君侯將相，文人逸士，以及方外婦女，莫不博採旁搜。誠為萬姓統譜尚友錄等，所望塵不及也。

然以其範圍廣大，疏脫訛略之弊，究難盡免。茲就方門論之：綜觀所列，約有六七百人，所沙之書，當亦至為淵博；惟間有略其所不應略，詳其非所當詳之罅隙。如紹隆宗珏禍裕……等，則失之太簡；而伽佛陀金地藏德山（宜鑒）法海（金山法海）滿益……等，則為歷史上有名之高僧，且為一般人所傳論者，皆漏落未刊，殊為缺憾。其為已被攔入，而却係訛誤者，今略為正之：

（一）明紫柏字真可，辭典誤作可真，於可字條立傳。（見一七二頁）

（二）宋元覺，僧也。辭典誤元為姓，用，符號，（此為姓之符號）宋字下又不置僧字，顯係認為俗人。

（三）元祖柏字子庭，時避其諱，稱柏子庭。辭典誤作兩條，以柏子庭為俗，（見六六五頁）以祖柏為僧。（見六三頁）

（四）宋惠洪（惠一作慧）字覺範，諱稱洪覺範。辭典誤為俗人。（見六七三頁）

（五）按天童寺志卷三如淨傳云：『師諱如淨，嗣法於雪竇顯。』同書宗珏傳云：『師嗣眞歇了，了嗣丹霞淳；其法嗣雪竇鑑。……珏嗣止此一人。』辭典謂如淨嗣宗珏誤。（見補遺五頁）

（六）按元明清史略卷二續釋氏稽古略卷三俱謂：建文遜國後為僧，號應文。辭典祇著雲門僧一名，（見一二一四頁）似嫌疏略。

我對於今後人海燈之意見

張健華

人海燈雜誌，崛興於汕頭，復活於潮州，這是誰人都屬目和注意的，因爲它那犀利的筆鋒，勇敢的精神，確有幾分可怕；無怪一般腐化的和尙們，都爲之索索地抖個不停。——的確，它那敢罵，敢叫，敢衝，敢進的一副精神，無疑地值得人們「五體投地」。

然而，這不過就它的外表形情，作一番大概的檢討；想來聞名不見面的朋友們，還是莫明其妙。所以，我不能不再做一番比較詳細的檢討，給那般陌生的朋友們，知道底細；同時，叫他們也向它作一個「膜拜頂禮」。

它，——人海燈，是一個負有改造佛化使命的新力軍，對於佛教中的惡化分子，不客氣，打得他尿滾尿流；腐化分子，着實地，罵得他頭腦發昏；至於懦弱的，頹唐的，自餒的，一例的給他們一服興奮劑；叫他們在黑越越的地方，轉過身子，向光白白的前途邁進，儉得美滿的結果。

質言之，就是把佛教中的塵埃，洗刷得清清淨淨，表現出原來的面目；潔白得和鏡子一般，免得光明的東西，給塵埃弄骯；這是它的本性，也是它底責任！

朋友，——陌生的朋友們！對於這英勇精悍的新力軍，也許是比較的明了它的本性，和一切的使命吧。

不過，這只是它過去使命的一程，工作的大概；簡畧的檢舉。看看它底成績，自然是「斐然可觀」，用不着多事游揚；但是，對於它底裏面各部的組織，我就有一樁意見了。——就是，關於它底各欄的組織，有些兒整理和補充。

比如：——

言論——應以正大公平的態度，嚴厲愼重的筆鋒，給一般腐化惡化的僧衆，嚴明的誅鋤和剷創。

研究——凡佛學中研究所得，不拘何宗何派，儘管發表出來；打破門戶界限，樹立普遍原則。

小說——以幽默體裁，描寫佛教中怪異荒謬的舉動和事實，以非笑態度出之，以針砭手腕覺之；但以中短篇體爲宜，尤以精悍爲主。

通訊——關於各地佛界的奇聞怪事，可用書札體裁，文藝筆調，維妙維肖的描寫出來；這樣讀者讀着，可以欣賞文藝，可以曉悉內容；那印象必然深刻。

詩詞——以勸化奉佛爲主，其餘勸孝勸善，戒殺放生的，也可以選登，不可全廢！

消息——以空間性者爲限，時間性的，可以省畧，以免「明日黃花」之憾。

以上所列，只就原有的組織，稍加整理，不算得甚麼改革；因爲在它本有的組織，不是甚末不健全，不過照我的拙見，應該稍微的補充一下，似乎比較的更加完備。

除了原有的組織照我的計畫，加上一番的整理以外，還應該加添上「剪評」一欄。因爲近代發行的雜誌報章，裏邊常

常散見着排斥，詆毀，曲解，佛學的文字，假如不把那種文字，加以糾正和辯解，那佛學就會給他在社會上的人們眼光里，失去正確眞實的觀念和信仰。所以關於這種的文字，一定要把它辯解正確，不能够聽令他淆亂是非，辱沒了 世尊太教底精義。

關於「書報剪評，」雖然經過本刊編者通一法師的提議，但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至今沒有實現。——其實，「剪評」一欄，確是一欄萬不可少的文字。固然，經過通師的倡議，但是我又不避「拾慧」的非笑，重復提及着；無非是覺於這欄的重要吧了。不審諸位以爲怎樣!?

我於本刊今後的意見，算是這樣的貢獻了；自知沒有什麼鴻謬碩畫，給編者採納；爲了愛護本刊熱情的鼓動，不能不出來講講。然而，又沒有新奇特異的意見，所以就拾了通師的慧當作自己的奇特意見，發表出來。望編者予以採納，和讀者予以原諒！

贅語：這期是「意見」的總集團，包羅萬象：——高的，低的，深的，淺的，弘的，博的：樣樣都有。的是洋洋大觀！然而，這並不是平淡的閒談，無謂的廢話，例是可以抉擇的，斟酌的，採取的東西。——因爲，它是以眞誠的態度，確切的事實，爲對象的。

不過，本刊的編者，却要縝密的抉擇，周詳的斟酌，虛衷的採納；因爲這些善意的「意見」，都以本刊發揚光大爲前提而忠誠貢獻的。所以，該當多量的吸收，爲本刊整理修正的資助。

這樣，本刊經過一度的整理和修正，不用說，自然會漸臻健全完備的地位，從而樹立特殊的功勳。——那麼，本刊躋登健全地位的時候，就是南華佛教復興的前夜了。

二三，一二，一五，於鯉山之覺靈書室。

茲將最近捐助本刊經費者刊名于下

揚州牖三法師　五元
鎭江明慧和尙　二元
鎭江金山內寮　二元
北平劉顯亮居士　一元
汕頭黃澄宮先生　一元
江蘇爾明法師代募
鑑澄老和尙　一元
潤田大和尙　一元
宏道老師太　一元
妙機大和尙　一元
見之法師　一元
福來老和尙　一元

特此誌謝

人海燈雜誌社

慈航畫報

售價：道林紙每月大洋一角二分，半年七角半全年一元半加郵費共二元正，新聞紙每月大洋八分半年五角四分全年一元加郵費五角三分但加郵費本埠每期半分外埠每期一分南洋暹羅每期五分香港二分。

上海法租界西門路仁吉里二七號

讀葉紹鈞之「詩的泉源」後

西羽

——用「佛宗禪定」註釋「空虛生活」是否適切之商榷——

文章是前年冬裏剛始從「晨明文選」裏讀到的。比因神經錯亂，曾不知夾七雜八的寫了一些什麼。但又因好像很感愧葉先生所唾棄的詩人，恰似我這麼樣的一個佛教徒。何苦還要重再作賤自已！因此在當下尚未成篇，就一股氣兒的粹毀丟了。

× × ×

前回本刊說是要出「批評專號」，狂雜禪子，不自主的又從心底狂跳出來。依稀佛宗所謂「禪定」這個法門，不僅葉先生個人誤解；在中國學術史上，誤解實在已經有了它深固的蒂子！不幸近代的僧侶生活，又益形墮落；用「僧侶生活」做規尺而「批評佛法」，這又是我們中國士大夫一種特有的邏輯！所謂誤解，在近代士大夫（雖說已經洋化不能再喊士大夫了。）裏面，當然只有「變本加厲」。不過，我所引爲遺憾的：就是許多「文人」「作家」，沒葉先生那麼坦白，那麼直言無隱。偏要把他底「聽說」，或「類似聽說」密藏起來，偏要冒充通家，偏要强用這種不幸的誤解「詆毀佛法」！至於聰明的「文人」「作家」「爲什麼」「偏要」，「偏要」這樣做呢？好在大家都聰明，大家都肚內明白，我們彼此「心照不宣」夠了。

這就又是促成我這佛教徒來「餘勇可賈」的一些動機。

但是，許多「文人」「作家」底生活，委實够忙碌了：要立說，要教書，要做官，要救人，要怎麼那麼，那麼怎麼。能够抽出點餘閒來詆毀佛法，已經是不平凡了。硬要劃出長時間來研究你這冷落不切實用」（？）的佛法，我聽衆透頂的「文人」「作家」誰肯來做這種傻事！

轉念及此，心胆俱寒！于是又只好輕輕地將筆擱住。

× × ×

昨朝接到本刊的二卷一期折開來讀，這孩子在這週年紀念的誕辰，面容簡直益發長得逗人愛了！保姆們鞠育的辛勤，和對這孩子强烈地熱望，本已不難從中體會。及讀保姆們底孤苦自白，益發感這孩子的處境維艱！好在自已滿肚皮佛法，讓它埋沒，也煞是寃枉：不如就「批評專號」之便，來慷慨的補送這份「順水人情」。

至於妨害這孩子底營養與否？保姆們自比我這陌路的慷慨之士關心。還是言歸正傳，轉入本題。

× × ×

葉先生說：——

「聽說佛宗有所謂『禪定』的一個法門，不聞不見，不處不思，用來註釋空虛的生活，或者是最適切的了。我們雖不講什麼禪定，卻有時也入于相類的境界。不事工作，也不涉煩悶；不欣外物，也不動內情；一切止是淡漠和疎遠，統可加上一個消極的『不』字。好的生活和壞的生活都是積極的，惟有這『一切不』的生活是異樣地空虛。但是我們確有時過這一種的生活，或且綿延下去，至于終身！」

葉先生所「聽說的禪定」境界，是否「異樣地空虛」？是否

就是「『一切不』的生活」？因爲這中間有凡夫，外道，小乘，大乘，修習證悟的境界個別不同，我們當然不能籠侗的放置在一個型的裏面！但姑就字義解釋：禪，印語；華譯「思惟修」，又譯「靜慮」。三昧，印語，華譯曰「定」。再將「禪定」二字連綴成詞　硬派它是「稿木死灰」的生活，恐怕總有些不對吧！？

× × ×

不過葉先生所「聽說」的，不是「凡夫禪定」，不是「外道禪定」，也不是「小乘禪定」，而是「佛宗有所謂『禪定』的一個法門」，想當然就是「大乘禪定」了。大乘禪定是否那樣「異樣地空虛」？那樣異樣的「一切不」？這，我敢用極堅決的語氣來說：絕對不是這樣！絕對不是這樣！絕對不是這樣的！

金剛經是比較通俗，是比較在社會上佔有勢力的一部佛典，而且是極端傾向空的。讓我們把它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摘寫幾句了再加論斷：——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生衆生得滅度者！」

在「直觀生活」，姑當些也可說是在佛教「現量生活」之下，我與衆生，壓根兒就是尋覓不到的！我與衆生之「名」與「相」的强立，只是意識企圖還就某種生活，而後起的一種方便分劃！誠然，如其沒有這種方便分劃，將見「觸途成滯」；甚至如我來寫這篇文章，都將無從着筆。這是于生活上極端不便利的！但是，反轉來，我們忘記這種分劃，只是一種方便；硬將這種方便，强執而爲生活的本身，硬將方便分劃的「我」與「衆生」，僵死的，不自然的，牢不可破的對立起來，不能用智慧融會而還歸到「直觀生活」上去，這就是衆生界內一切仇恨，鬥爭，毒殺的酵素！不能設法塡平，破除這險廣的鴻溝，即任何艱苦，偉大的努力，都只是夢幻的徒勞！

「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已，而又「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因爲我與衆生在「現量生活」之下，只是一個空，只是一個泯絕對待，沒有障碍的眞如體！「能度」「所度」，本來就當體清淨！當體寂滅！這就是諸佛自稱的「金剛三昧」，這也是我們每一個衆生應當隨分隨乃修習的啊！

這種「空」的生活，也許還當起葉先生所說「好像一個飽滿的袋子」吧！

最後　我們還要記住！記住！深牢記住而不能絲毫放鬆的！就是「泯絕對待」，只是智慧對于「對待」的融合與超脫罷了！並非撥棄對待，更用心的再從那裏另覓一種「空」的生活！

即使我們眞能撥棄對待而另覓着一個「空」應知這「空」仍只是一種對待！一種妄執！何況離開妄執的對待，而妄執的空，實在也是尋求不到的哩！

我們能隨順「金剛三昧」善巧修習，當下直契本體，而不爲一切妄執的「名」「相」所惑亂；將見一株小草，一粒沙子裏面，都溢露我們「飽滿生命」之歡笑！無盡的「名」「相」，都能由我們隨緣應用，化度衆生，而沒有些許的束縛和拘礙了！

楞嚴經上底「楞嚴三昧」法華經上底「法華三昧」，華嚴經

上底「華嚴三昧」，這是異常超脫而圓實的！誰說「佛宗有所謂『禪定』的一個法門，是『不聞不見，不盧不思』哩！「用以註釋空虛的生活，」當然不一定「最適切」了！

雖說擺開佛經都充滿「不聞不見，不盧不思」的調子。我們應當知道所謂「不」，只是不在「一件見」的事情裏，強分誰是「能見」，誰是「所見」，而將一宗活潑潑地圓美生活，強制的打斷作成兩橛啊！

我們硬要只在死字眼裏挑剔，這也只能說是我們自己痴蠢！

× × ×

如此僅就如實如理的「現量」解釋，說不定具有「科學頭腦」(？)的「文人」「作家」，又會反嫌盧玄。我們不妨更進一步，權許我及衆生，都是千眞萬確的實有。但是在我們眼前執爲實有的事物，那一種的出生，不是諸緣！許多條件的湊合？那一種的變異與動展，能够逃躲周遭環境之影響？假若我們承認沒有一件事物，能够絕對孤獨的自由活動；則佛典裏面昭示我們「法法自性過是空的！法法裏面都具含一切諸法的成分！法法當都是一切諸法的全體！」這當然也不是什麼「浮談無根」了！

是徹我與衆生，即許實有，也是「脈脈相應，息息相通」！只是一個渾融無間，不能強蠻，分割打成兩橛！必欲強蠻分割，則仍只有把我們陷入「無限長期」的慘毒地獄！

我底裏面，溢流着衆生血液；衆生裏面，溢流着我底血液！痛苦，決不只是一個人的痛苦！快樂，決不只是一個人的快樂！這纔是傾向大衆的生活！這纔是具有社會性的生活！

佛法，就是掘發這宗「眞實智慧」之寶鑒！

佛法，就是燃燒這宗「熱烈情感」之火煤！

× × ×

至於「不事工作，也不涉煩悶；不欣外物　也不動內情」的這種頹廢生活，雖說不能算爲禪定。但就個人淺薄經驗，只要你不是精神癱軟，硬要做出這種頹廢生活，似亦頗不易得！在「時代文人」「社會作家」，固屬深惡痛絕，不屑一睡！然較諸「懸羊頭，賣狗肉」的名利雙收之流，究亦不失爲潔身自好之士！黃先生說「或且綿延下去，至于終身」！我覺得除開山裏的石頭，這種極端的頹廢生活，實在是難做到的。

即使獨坐孤峯，勉强能將自己壓成這死的石頭，任佛宗「禪」裏面，亦早呵罵這是「死殺法」！是「釘椿搖橈」！是「鬼窟裏作活計」！這是還要請你「痛吃辣棒」的！

「莫道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萬重關」！「尋起有見如須彌，莫起空見如芥子」！「但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若復住于空，諸佛所不化」！像這一類的話頭，只要你肯隨意抽本禪宗的語錄來看，眞會叫你「俯拾即是」！

總之事物的自身，不會說它是有，也不會說它是空！而且所謂事物的自身，都是恒常在那裏新陳代謝，變動不居！有，空，都是我們在它某種變化的階段，給與它的一種方便名詞！而事物之自身，實在不是有，也不是空的！執有執空，同樣的都會生出毛病！佛法說空說有，也只是針對這「偏執毛病」之一種有效的療治！

因此「沉空滯寂」的小乘，佛法貶爲「焦芽敗種」！誤解空理，縱肆貪瞋的「相似道人」，佛法喝爲邪命！喝爲地獄種子！至於現在將自己活埋在名言裏頭，而閉起眼睛「詆毀佛法」的「文人」「作家」，我只能說他是太陽下面的瞎子！亦是「如來說爲可憐憫者」！

× × ×

葉先生是「偶爾援引」，不是「歪曲詆毀」。這點，卽使葉先生不冠「聽說」，我們亦頗能理會。而且葉先生說話的那種懇切態度，尤值我們敬佩與效法！

不過，像葉先生這種認眞生活，能够同葉先生一般誠摯做人的作家，我們希望都能抽閑讀點佛經！

釋函可評傳

（一）引論

明季緇林中，學多畸人偉士，國變後於世無所用，乃遁跡林壑，以自抒其死；或發爲文字，以寫其黍離之悲，與夫坐嘯山林，冥憎物外者固異焉。在吾粵諸名僧中，函可之身世，尤爲悲哽。以修史故，爲城邏所發，頭鐵三繞，兩足重傷，終於萬里投荒，千山謫戍。每當明月在天，寒風習習，輒不自禁繞塔高歌；或聞昆季叔姪盡節之耗，輒爲之大慟。其所著千山集，幾於淚血交併。如讀杜詩有云：

「所遇不如公，安能讀公詩；所遇既如公，安用讀公詩。古人非今人，今時甚古時。一讀一斷絕，雙服血橫披。公詩化作血，予血化作詩。不知詩與血，萬古濕淋漓

雖說佛法講得太駁俗了。

但是，我們對沒有天文常識的鄉愚，說夜空裏閃爍之繁密的細小的星子，竟有比我們這住的地面，大過千百萬倍的。鄉愚當然只是搖頭；但是搖頭，終于不能否定天文學上的眞理！

何況「取法乎上　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又何況「塵垢糠粃，陶鑄堯舜」；只要我們肯下最大決心，這決定又不是狂誇之言！（鷲于尊者已又一個觔斗翻出維摩丈室以外，然已無勇氣使用金繩棒矣，斗胆刪去涉及私人的幾句話，實屬無可奈何，勿罪勿罪！如名。）

彌陀聖誕之前夕脫稿。

黃葉

。」

吾人讀函可詩，亦可作如是觀也。

（二）函可之身世

師名函可，字祖心，別號勝人，惠州博羅人，本姓韓，父日纘，萬歷丁未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恪。有子四：宗騋，宗驌，宗騏，宗驪。師居長，生而聰穎，少食餼色庠，侍文恪公官南都，聲名傾動一時。海內文人，以不獲交韓公子騋爲恥，性好義，豪快疏濶。有貧士寃獄，自分必死，師密白得免。公殁，太夫人在堂，閨玉珠掌，種種完好。以變空隱老人得悟，世緣立斷，與髮同斷，年二十九耳。乙酉以請藏至金陵，值國再變，親見諸死事臣，紀爲私史，城邏發焉

。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但曰：某一人自爲，夾棍再折，無二語，乃發寧候鞫，頃鉄至三匝，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江寧縉白環視，咸知師道者無他，爭爲之流涕，而不敢發一語。後械送京師，發遣瀋陽，弘法天山，自普濟歷廣慈，永寧，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座大刹，會下各五七百衆。同時誦讀諸大老，若大來左公，吉津李公，昭華魏公，龍衮李公，雪海郝公，天中季公，心簡陳公，始以節義文章相慕重，後皆引爲法交。清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世壽四十有九。國變後，師弟驎，騄，驪，以節死。叔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元皆死，姊死矢孀節，城陷死。妹以救不死。婦以不食死。驪婦飲刃死。即僕從亦多視死如歸。嗚呼！大師死矣復生。合門不生猶未死之。

——采錄屈尊游千山集序及天然和尚千山勝人可和尚塔銘。

(三)對於函可之批評

吾人於第二節中，既可略見函可之人格。其尤足注意者，凡有二事：

(一)爲修史之歎

夫史本爲公器！以客觀之眼光，陳述或批評各代風俗社會之得失，學術宗教之流變，政治之盛衰，使吾人由此得窺見人類進化之程序。然吾國當改姓易代之際，修輯前史，往往擅改史實，變亂是非。函可知公史之不足與謀，乃將國變後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爲私史，蓋欲以存天下之是非，起遺民之義憤！使徐圖復興之業。不幸事敗，備受毒刑，然猶不屈不撓，甘心從死，其偉大之精神。於茲可見，膾詩有曰：『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勿爲兒女悲』。又曰：『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氣。』彼以爲強顏而生。誠不如慷慨而死，及其遇赦後，離居世外，飽經喪亂以來，每以澒涊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其沉痛之志。固可傷也。

(二)爲謫戍遼陽後之影響

函可芒鞋破衲，萬水千山，始至遼陽。與左太來李吉津等，以節義文章相慕重，存人間正氣於一方，使遼人得被其化。及其主各大刹後，以宏化佛法爲功。與吾粵之函是大師，遙相輝映，此在佛教史上，亦爲一不可忽視之公案也。

(四)函可之千山集

函可之千山集，率以血淚凝成。其國家興亡之感，個人身世之悲，於全集中發露無餘。如答梁殿華云：（殿華度嶺欲往瀋陽飢可病阻白門不能赴因寄詩函可答之）

『驚傳一紙到遼陽，舊國樓臺頓白楊，我友盡亡惟汝在，而師更苦復予傷。（殿華函函是爲居士屢徵不已）孤舟臥老長干月，破衲披殘大漠霜。共是異鄉生死隔，秋風吹淚不成行。』

『兩度書來僧正眠，石頭仍繫孝廉船。交情尚擬還鄉曲。病骨先殘出塞前。舊閣遺經難可問，覆巢餘卵更誰憐？幸留花雨沾新塚，始信雷峯別有天。』

其得博羅信有云：

『八年不見羅浮信，闔邑驚聞一聚塵。共向故君辭世上

，獨留病弟哭江濱。白山黑水愁孤納。國破家亡老逐臣。縱使生還心更苦，皇天何處問原因？』

『長邊獨立淚潸然，點點田衣濺血鮮。半壁山河愁處盡，一家骨肉夢中圓。古榕堤上生秋草，浮鎖閘頭斷曉煙。見說華夏雲片片，殘枝猶有夜啼鵑。』

遙哭錄用道廣兩僕（有小引）

錄用執役先子，幾三十年。道廣亦不下十餘年。生性純樸，以故郊內外貴產，皆其管理。丁亥而後，諸弟相繼盡節，當事執二人追其產。二人私相語曰：二三孤幼在，將何所存活？因誓死不言，同斃於獄。嗚呼！誰謂死眞易耶。

『此日誰能話感恩，相將含淚共酸辛。但留尺寸還孤子，不向詩書學古人。獄府沉埋雙劍氣，天涯凄斷一僧身。最憐大義歸僮僕。亂世交親未敢論。』

吾人讀之，眞不知是淚是血。屈大均曾評之云。

『……既得祕，充戍瀋陽。痛定而哦，或歌或哭。爲詩數十百篇，號曰瞶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國家之亡。至性絕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爲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爲忠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

——屈大均廣東新語詩僧類心詩。

屈氏所評，可云深澈；然函可非有意爲詩，直不得已詩寄其悲懷耳。當其少爲名諸生時，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及不得已棄家爲僧，猶處處未忘邦國。其千山集自序云：

敗龜門下，捧洗脚水，兼理刷洗馬桶，斫頭牢囚，日向見吾里張孟奇先生，七十後文字多不經意，竊謂英雄欺人。余今歲望七十尚二十有三，然備歷刑苦，鬚白齒落耳聾目瞶，一切不能經意。重陽後於金塔盡遣諸子，每自佇立，明月在天，寒風習習，輒不自禁繞塔高歌，正如風吹鈴鳴，塔又何曾經意耶！因語一三知我，及時努力，毋俟一切不能經意，更有百倍切於文字者。尤不得不盡自經意也。

觀此可知函可自傷刑罰，不能爲匡復之謀，因而勉少壯者努力自奮，圖效忠於國家社會，毋俟老大不能經意，徒發哀吟。其云更有百倍切於文字，不得不早自經意者。蓋亦欲勉人以慷慨赴死，與異族奮鬥爲先，毋自縛於文字禪也。

惟函可無意爲詩，爲之乃所以抒其哀痛，故悽愴沉鬱之句極多。如：

『雲山已破家何在。忝賸還餘面目慚。』（懷梁朔臣）

『半壁又虛惟裂眦。匝天何處可埋愁。』（懷梁非罷）

『親老有身難許國。天傾無地可扃扉。』（懷陳燮）

『想當亂極悲親在。共愛恩深見國亡，……舊時相識多新鬼。只恐身存已斷腸。（憶閩中法兄）

『絕域牢騷仍雨雪，霍山萬里長蒿萊』。

『尚書塚上愁誰掃，逐客天邊恨未烹，』（憶耳叔弟）

『邊愁浣盡山山雪，鄉夢敲殘夜夜鐘。』（千山偶成）

『平生本自無相識，世上於今有幾人』，（佛歡喜日）

『修文獨取多愁客，吃食還餘未死僧』，（爲左氏諸孤託

「瀑水傾殘初夜夢，梅花撩亂十年心。門庭澹蕩空多愧。天地滄寒只獨吟。」(丙子生日)

「路到窮時天更遠，力當盡處計偏疎。青山無分長披雪，白髮何人獨倚閭」。(卽事)

此豈非有至沉痛之忱，實無由寫此至沉痛之詩也。李卓吾雜說有云：

「世之眞能文者，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府以告語之處。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函可之爲詩，亦若是而已。

(五)函可之死

函可寂處遼陽，度其冰天雪地之生活；益以黍離之痛，人事之悲，受創已深，永年無望。清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此遠離鄉國橫跨大漠之孤僧，乃蹙然而死矣！函是有懷臆人弟嘗陽詩云：

「天涯別緒古今同，又見歸鴻入遠空。七載滴殘寒夜雨，九旬欲冷杜鵑風。沙場牧散鐘聲外，嶺海人疑夕照中。南北更憐楊柳處，黃雲青靄一無窮。」

此可表示其生前之困苦生活。及其死也，更爲詩哭之。

「鴈原北望霧雲重，白草堆中古寺松。萬里誰教還馬草，千山今復號熊峯。死當邊野非吾意，終誤才名惜此宗。椎拂縱橫知負汝，(弟有書索予法子末及遺發遽聞訃音)白頭吟些欲何從？」

「烏乞鳴白盡乾坤，俠骨平生欲並論。至性自應投絕域，深悲何必恨中原。十年羶雪酬先澤，七刹牖鈴答後昆。覺範子卿終一死，空餘骸骨吊關門。」

「齒舌何年悟世親？盧庭六月憶天人。徘徊行處燈煙舊，想像空山塞雪新。匣裏恩賢函碧血，磧中遺履拜黃塵。臨風俯仰慙孤闕，愁對秋高白雁翎」。

函可之平生，蓋盡此數詩中矣。

(六)餘論

人生最難勘破者，厥惟生死。錢牧齋洪承疇盤，蓋皆爲生死所累，未能自拔者也，函可於沉迷之季：乃能視生死若毫端：存正義於一線。奮發蹈厲，一往無前。齒至舉家殉國，而不少屈。誠天然澹歸之處境，尤有不堪者，此可謂深得佛法大無畏之精神也。嘗聞吾粵之詩，極盛於明清之季，蓋其人往往與清師苦鬥，苦鬥而不勝，或慷慨赴死，或遁迹爲僧。家國沉淪之痛，積極蓄久，不能自已，乃發之以詩，以抒其不平，無怪令人感慨欷歔而不能自已，吾人於函可詩，因可見其一斑。回顧現世，人皆奔走於名利，而無死敵捍患之精神，文天祥之不作，史可法之既亡，戎馬環生，又僅待而禦之！嗚呼怖已，二三，二，一三。

這篇文章登載在香港工商日報文學副刊第五期！我們感覺到現代焉僧伽是蛀米虫的人太多了，故特介紹轉載于此，我全體僧伽同袍讀了這文仍無感動呢，那眞是自甘墮落，願作飯桶，還有什末可講呢!?——編者——

澄海佛教的批評

林桂苑

「佛教」產生於印度，而流入我中國，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過去也興盛過幾代，——漢，宋，齊，陳，元，魏，唐——我們現在看到過去光榮的歷史，是能够使我們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臉喜極的笑容來。

我們想：過去的數朝，爲什麼能够那樣的興盛，而今呢？爲什麼弄到這般田地？過去興盛的原因，是政府方面能够仰信和擁護。孟子說：「上有好者，下必猶甚者焉，」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所以國君好仁，百姓就歸於仁；政府好佛，百姓也就跟着發起好佛的心來，我願我們的佛教徒，努力沒法子去要求政府來做我們佛教的後盾罷!!!

在唐以下一般冒爲儒名的學者，他偶然的僥倖，得識了兩三個字，看到韓退之的「諫迎佛骨表；」就以爲我儒的韓老，他老死還不信佛，我們爲什麼可以信這佛法呢！這班老腐敗的儒生，以爲他的表上說過：

「……夷狄之一法耳……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他看到這幾句「齊東野人之語」之後，受了韓老的洗禮，就無智識地被他迷惑了，欺騙了，幽禁了，菩提芽萎了！啊！老腐敗的儒生，這是多麼可憐可悯的一回事啊！不看他未作表之前的退之；與作表後的退之，比較起來的苦樂怎樣？——發聖朝貶潮——記得先君的遺稿上有兩句詩道「韓文關佛誠可哀！藍關擁雪時方知……」之句，可知韓老不過一時妄想，做這篇表；後世的腐儒，就賭用這幾句酒醉般的話來做口實。然而，現在已經到了科學昌明的時代，人類的智識慢慢地逐漸開通。學者對于這篇表，沒有什麼深信，只有的，是死未乾淨的少數老頭兒而已。

啊！矛盾的我，已說過很多不在例題的話，筆墨也溜得太遠了，帶住吧！來說我所欲說的話。

澄海的佛教，在十餘年前，簡直是異常的黑暗；近幾年來，才漸漸地露出幾點的菩提芽，計算起來，已經成立了七八個佛教機關。中間的人數，有的五六十人，有的三四十人，十餘人，不等。平均起來，大約每一機關的人數，都能達到二十人以上。其中居士們，昧却我們佛教徒本來應該做的佔得很多。我們的責任，雖然自修爲第一切要；而對于宏法利生，宣傳大法，興隆三寶，濟危扶弱，培植人才，造福國家，利益社會，……也是不能完全抹殺。我想，我們中國的佛教徒，大都也是和我澄一樣的頑固；不過我的年紀還輕，閱歷未深，學識全無，足跡所到的地方很少。因此，別的地方的佛教的盛衰，總未敢拿起來概而論，只單單把我所屬的佛教徒作幾句荒唐的批評：

我們澄屬的佛教徒，大概可以分做三等，上焉者，只知道做早晚兩堂功課，日間看幾篇佛書，以獨善其身爲宗旨；此外，佛教的盛衰，存亡，置之不聞。中焉者，能够唱幾句香讚，和稍能學和尚們的拜懺唸經；于是，拿紅魚清磬，去替人家度亡或消災；甚且有的還以

此爲營業，用這幾句經〇去做人情。下焉者，三條香下爐的時候，就說話佛氏保賀，千子萬孫，長命富貴；和世俗的老婆婆拜老爺一般的迷信。其他，修密的人，就藐視修淨的人，以爲我是識了如來的眞言。就叫即身成佛；而生出一種妬忌心，炫耀心，黨派心來。澄海一隅，雖然佛教徒衆衆欲找二三人能負本來的使命，——佛教徒的責任——簡直絕無僅有！如果不加以補救，將來一定會淪入于從前的黑暗時期。補救的方法，就不懂理的我臨時想起來，約有數點：

1全縣的佛教機關，加以團結連絡，

2各機關的負宣傳的責任者，須努力以廣長舌，宣傳眞理，使佛教徒知道本來的責任；使世人知道佛學是救世哲學。

3各宗的佛教徒，勿存黨派的心理，須一團和氣。

4在地點適宜的地方，設立一個最高的佛教機關，以統治其次各機關和登記立案，防止魚目混珠。

5努力設法要求一縣之「學」「政」上流機關，給我們的一個輔助和擁護，來做我們佛教的後盾。

6興辦種種的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

……

以上六條，不過這時想到就寫出來，我覺得遺漏得很多；但是，如果能够照這幾條去實行，則我澄的佛教，定會走上了光明的一條軌道。

哦！心氣未平的我，已經說過好多激烈不客氣而且咳嚇的話，這是我一時的憤懣，非是我自已，就是一個拔萃不羣的良好佛教徒；我也是一個最不稱職的佛徒，而且最愚笨最不曉時務的人。不過質諸大居士的高明，互相討論，互相證法補救，使到我澄佛教，不致暗淡無光；我們的佛教徒，不致受社會一般人的輕視，切莫生意外的悞會我；這是我要五體投地請讀者諸君原諒我的。

壁上的時鐘，已一連响了十二下，夜深了！暫停筆。

十一，十四，寫成于史闌月暗之際。

嶺東各縣佛教情況，大抵相同，去年，林爵雲居士曾在現代佛教週刊上大聲疾呼過，現在，林桂苑又發出這熱烈的呼聲，足見澄海佛教信徒，比他縣爲多，希望林居士們就先從視作自已家鄉——澄海——的佛教做起！——編者——

山西佛教雜誌

第一週年特刊　優待預定辦法

（一）預定全年者　除照定價少收誌費三角少收郵費一角二分外特贈金剛經旁解或地藏經一本

（二）本誌特刊　預定各戶概不加價

注意：預定期限以陰曆乙亥年正月底爲止　郵票代洋不折不扣但以一分至五分者爲限

定價　每期一冊大洋一角五分外加郵費國內每期二分國外一角

預價　全年十二冊誌費一元五角郵費一角二分共收洋一元六角二分

社址：山西太原山佛教雜誌社

湖南的『火把期』

何鐘鳴

我們貴省——湖南——的佛寺，雖不算多，却也不少。每年各地，總有三四處，弘傳戒法(？)他們爲甚麼要開期傳戒呢？這，說來話長；原來湖南僧家的習慣，凡有一旦『龍天推出』(？)住持一寺者，在其三年任滿的時候，必須弘傳戒法一次，非此，便不足以顯其代佛宣揚，威名遠播；非此，便卽吞聲歎氣，認爲莫大之恥！所以，寺廟無論乎大小，住持不問其賢愚，任期一滿，法會弘開。至其目的，打開窗子說亮話，不外乎『要虛榮，拉齋主，植黨羽』，如是而已。

講到何者爲戒？何者爲法？不但在下的師承們，十人九不知：就是所謂『上座』『三師』『七證』也者，你試向他請教，也多瞠目結舌，不知所措；或者答非所問，驢頭對不著馬嘴。他們心目中，以爲傳戒，就是教新戒，改裝易服，頭燒香疤；傳法，就是把自己『依樣畫葫蘆』流傳下來的某宗某派的法卷，印好塡就，付給向他殷殷膜拜的法徒。這，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這，我要將數年前親眼看見的一個有趣的故事，講給讀者諸君聽聽：某寺，冬季傳戒；張燈結綵，法筵弘開。我們二三同學，便不約而同，欣然地去參觀參觀。那寺的方丈，胖而高，黃袍(海靑)擺擺，昂首闊步。有咄咤風雲之威，一日，登壇傳戒，照本宣科。戒科上有儀規一則曰：『和尙撫尺云……』意令傳戒者，鳴尺一下，然後朗誦科文。不意那位『威威乎龍象之器也』的方丈，竟不鳴尺而高聲朗誦『和——尙——撫——尺——云——……』。我們心照不宣，哄堂大笑。這在新戒們，固無所知；且有『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之憾；或者還以爲顯乎靈山會上『拈花微笑』呢？讀者諸君，你道有趣不？

豈僅此而已哉？不久，一位『道貌岸然』的羯磨師，又弄出笑話來了。原來戒科上有一段文，是歸羯磨師誦的；開首有『審戒羯磨』之語。誰知這位羯磨阿闍黎，竟朗然高誦作『番——(注意！他將「審」誤讀作「番」字的音。)——戒——羯——磨——……』。知者又不禁爲之哄堂。我看的戒期不少，知道趣事很多；這裏且止。

我們貴省傳戒，眞是『敎外別傳』(？)大異下江——江浙——叢林。用的科書，是叫做所謂戒科刪補集要，而非傳戒正範。凡授三壇大戒，和行其他的小佛事，對於新戒，無論一十數十，一百數百，男女老小，殘廢賢愚；無所選擇，概行一次傳授。不照下江叢林，(江浙各省傳戒，弊病固多；如本刊前次所載悅西法師的大文『戒師無所不爲，只不戴戴帽子！』但外表上的威儀規矩，似比湖南好些；故比較言之。)分壇授戒，三人一次；以省麻煩。我想，湖南僧伽傳戒，雖是『敎外別傳』(？)且合乎我佛『平等普度的精神』(？)而大開其方便門(？)了。

鄉下的貧民，若有緊急事，便要連夜趕路回家。於是，就用破枯竹；或蘆葦，束之，點照走路，叫做火把。火把期，是我們貴省佛家傳戒的分類語。湖南開戒，種類很多；有「方便期」「壽期」

，「客期」，「退院期」，「退院期」，「包期」，「七戒二期」「戒法期」「火把期」……。這裡，且講火把期吧。那麼，怎解呢？勿急，聽我慢慢道來！湖南傳戒，日期頂多是十八九天；如要簡省費用，那麼，或者一天，甚至幾天，便可了事。因爲時間短促，法事又多，便日夜不息，緊張異常，鬧得烏煙瘴氣，頭昏眼花。如上海寧波的寺裡，經懺忙了，翻牌（註一）一樣的嘈雜熱鬧。所以，我們貧省，凡是某寺開戒，時日短促，忽忽了事，就叫做開『火把期』。

註一：這是經懺場中的話。一寺之內，假如一天同時有五六堂佛事，而人又少；那麼，一人便要輪流作兩三堂佛事。——眞是分身乏士，普利羣鬼（？）——每堂法事，懸牌一塊，將作經懺者名號書上；如是，每一個人，在兩三塊牌上，都有他底大名。這樣，洋錢雖多賺幾角，却累得你氣喘汗流。是謂翻牌。一笑！

椽子的話

悅西

柱說：

「大廈的支持全是我的力量，我至大，我爲長」。

椽說：

「你走遠些，——那盡是我的力量，我至高，我爲長」。

結果他倆握手說：

「這是你我共同的力量」。

這時椽子冷笑說：

「哼！你倆个的力量！

四維若無靸，

你們挨太陽，

上高無若瓦，

你們挨雨漿；

日曝雨襲不久便滅亡，

你有力量又怎樣？

無須高傲！

不用倔強！

這是大家的力量。

無所謂大和小，

無所謂懦與剛，

彼此平等都一樣。

你盡你的力量！

我盡我的力量！

大家互助努力，

才免得悲慘毀滅，

方顯出偉大輝煌」。

二三，十二，十五，香江

獻詞

凌雲

摯友！死後復萌的春風吹到大地，

當此昏迷將逝的韶光裏，

正是有熱血人們努力于光明前途的開始，

希望利用一顆光潔有熱血的良心，

向瘡痍滿眼黑漆團團的社會裏埋頭苦幹，

利用人生有限的光陰，

創造出史上無限的功績，

不怕漆箱底萬惡的勢力，

不要沉溺于醉夢鄉裏，

國家光明的前途，和社會人羣的幸福與改進，

全由于你們的努力底下的熱血結晶，

幹吧！一年的開端，

就是我們作有意識的勇敢奮鬥的開始，

幹！幹吧！鼓起有生以來的開墳加馬力的精神，

朋友！

佛教新聞

記者

上海

上海佛教青年會籌備會自玉慧觀居士被暴徒狙擊謝世後，其工作頗呈弛緩之象，近其中堅份子感覺現代青年待佛學之薰陶者殊多，乃與滬上晨報接洽出一週刊，命名青年佛學，藉以最新穎之文筆，宣傳佛學妙理，按晨報爲滬上有各大報，青年佛學得附刊于上，殊爲難得因緣也。

上海

中國佛教會自去年圓瑛閘蘭亭與仁山衝突後，江蘇已不繳費，杭鐘院黃僊掛名而無協助之力，仗以支持者，圓瑛之甯波佛教會與閘蘭亭等之上海佛教會而已，乃最近十一月一號開執監聯席會議，閘蘭亭提議上海市每年捐中佛會一千六百元，減爲一千二百元，圓瑛聞如此只可關門，遂大招閘怒，當拂袖退席而去，大呼今後再不問中佛會事，關網主張圓瑛向閘道歉，今此層裂痕猶未能彌縫云。

香港

杭州著名佛棍鍾康候，向以吃僧寺等爲飯碗，近來以杭州僧寺遭其毒害者過多，時或反對，乃進一步積極破壞僧寺，前四日竟密報昭慶寺惠宗智果寺聚衆毀販紅丸，致軍警圍搜該二寺，雖以毫無證據，而昭慶已搜出烟具，將惠宗拘押已三日未釋出云。

編完以後

編者

預想不到的這期竟收到這好多稿子，本來我們預備另闢雜評一欄以備收集不屬于專評的一類的稿子的。可是，篇幅不允許有什末辦法呢？臨時抽下的有滕井草萱先生的北平護法論，化莊法師的反對弄佛法的批句，慨僧法師讀了傳戒的通告以後，隆祥師的與殊大師之我評，我們下期預備一欄叫做「批許餘音」，將這幾篇文章收入，先此向作者們致歉！

× × × × × ×

這一期排錯的地方狠多，如給批評專號作補白一文漏到了作者屍侯君的名字，僧伽護國史文題在史字下的括弧」被排入署字之下，這都應該申明的。

× × × × × ×

因爲寒假中同人們要做一點另外的事情，所以出一個三四期合刊，可是在質上在量上並一些不減少，我們也無須對本期各文加以介紹，讓讀者自己去體會，能給我們一些批評尤所歡迎！

× × × × × ×

對于前卷訂戶及各贈閱者從下期起，便不再寄奉了，請注意並即滙款來訂閱吧？

本刊徵稿簡例

1.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佛學專著，人生問題研究，佛教文藝創作，翻譯，批評，通訊，文言白話皆所歡迎。
2. 投稿須繕寫清楚，勿兩面書寫，能依本刊行式寫及自加標點者尤佳。
3. 來稿刊載後，酌酬本刊若干期，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住址。（發表得用筆名）
4. 來稿請寄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定價表

	預定		零售
	半年	全年	
國內	十二冊 六角	廿四冊 一元二角	每期五分，郵費一分
國外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本刊廣告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編輯發行 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

印刷 潮州乐字印務局

恭賀新禧

本社同人拜賀

徵求本刊啓事

本社現徵本刊第一卷一期至四期各廿份肯割愛者酌以半年本刊後到者璧退

人海燈社啓

本刊介紹佛教讀物

刊名	地名	全年定價
海潮音月刊	武昌千家街佛學院	連郵二元
正信週刊	漢口佛正信會	連郵一元
淨土宗月刊	武昌黃河灣二號	連郵五角
佛學半月刊	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	連郵五角
山西佛教雜誌	山西太原佛教雜誌社	連郵二元
護生報	上海貢勤路護生報社	連郵五角

人海燈！本刊合訂本係由復刊號至廿四號合裝而成，內容包含三個特號，第五號爲釋迦牟尼佛成道紀念號，第十八十九廿合刊爲僧青年專號，第廿二爲追悼靜賢法師紀念號，餘如新舊書報之批評，佛學之理論，近代日文翻譯，詩歌，小說等，琳瑯美而不收！全書四十萬餘言，均係國內佛教僧青年前列作家之精心傑作，用上等書皮紙精印封面平裝一厚冊，嘗諸案頭，尤爲美觀。

定價一元二角，寄費另加，訂二卷全年，只收洋二元，寄費在內！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 擴充舖面 新遷 和興西街二十二號

上海佛學書局特約發行 潮安密教重興會總經理處

貨眞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罐頭素食	名山念珠	星月念珠	西藏貢香	正茄楠香
安南沉香	檀香貢香	降香速香	崖州花劑香	東莞女子香	燒香塗香				